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宋臣

宋富弼

字成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倫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卽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闢南地朝廷擇報聘

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  
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  
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  
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  
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  
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  
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  
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  
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  
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

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字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卽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  
 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  
 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  
 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  
 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  
 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  
 婚可議耳。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  
 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婚之意。緩  
 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傳帝旨令弼草荅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三誓書  
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  
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  
以行中使夜齋誓書追及弼于武彊授之弼自念所  
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  
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料卽遣其屬詣中書白執政上  
亟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  
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因爲此欲致臣于  
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  
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

不肯爲此直恐誤爾。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既至契丹。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駸離。固不若歲增金帛。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王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

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

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

深漢矣

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

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

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

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

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

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弼

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

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又除樞密直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身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

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欲○其○使○  
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  
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  
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  
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  
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爲○  
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  
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出○  
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  
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粥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

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會故相龐籍知并州入對上新相彥博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

龐籍大佳

不可無此  
議論

之爲怨。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穰禴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蕭然。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毋



二下年不  
言兵句說  
魯水料說

夏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  
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  
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  
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  
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  
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  
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  
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  
言兵帝默然至日晏退又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彌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撻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

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  
并使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  
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王安石用事雅不與  
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  
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  
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  
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御  
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  
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  
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臣

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  
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  
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奢禮不褻。  
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  
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  
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  
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  
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  
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  
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

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弼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  
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  
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爲諫官再以疏  
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弼繳還詞頭封命遂  
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  
蓋自弼始方平見呂夷簡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  
人之不相喜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詔冊元  
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  
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陽修貽書司諫高若納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復知人間有廉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福○始○于此矣竦深銜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爲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自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爲黨論者惡修隨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遁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



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脇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外人讒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亦闕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參知

政事吳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  
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  
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  
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  
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  
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  
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  
生直諫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  
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  
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邠州

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叛。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七年又讒介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眾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卽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上意果釋。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晁躡躡久之。命大閤去竦而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而幕。

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命之以官、旣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旣又同爲宰相、琦性果

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  
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變  
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  
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  
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  
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  
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  
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  
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  
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次也時弼

爲樞密相怪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  
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  
公爾弼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  
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  
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  
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  
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  
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  
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答以老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琦與修之薨也  
皆不祭弔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  
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  
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  
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  
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富  
弼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  
爲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  
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  
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旣而彥博果不

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叅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震怒響滿。一般擲除目榻下。弼慨然措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本朝三編  
靖置是後  
王松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阜安字內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圍大進。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彞沈起窺交趾。一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竇、瑛、刺、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鼎宜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  
夜至。帝早朝。當寧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  
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  
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  
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  
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  
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  
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上大去尾  
海直三後

之言是也。罷朝。悖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悖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致人倫

不明萬物憔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惲問弼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弼爲人溫長寬厚。汎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  
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  
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  
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躅起  
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蕭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効之  
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  
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  
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旣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弼子。

心喜悅弼每見子無有私謁以道輔子弼言深切子  
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  
力厯竭契丹忘義構机養養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  
將子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  
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  
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  
夔一契天實賚子子其敢忽並來弼子民無蹉札

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字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

書通本此



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力目瞽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此自滿其  
外短

有靈形迹  
恐與許高  
處不須如  
此著也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

刑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鶩。其儕末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請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疆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頽邸，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

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臯夔稷卨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隱則臯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叅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此語豈可自解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

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

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

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

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

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

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

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

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藉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貧  
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  
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  
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  
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  
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  
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  
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  
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秀好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  
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  
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  
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  
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  
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  
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令  
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  
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議亦高奇  
川書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  
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  
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  
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  
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  
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  
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  
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  
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  
著雖爲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蘇二字  
服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爲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王安石入爲聚斂好勝，遂非旣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叅政笑戢，戢亦笑。叅政所爲，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卽家居待罪，遂紉爲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顛、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  
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  
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  
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  
諫官隨宰相入闕、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  
叅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  
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叅政也、安石欲置其黨  
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  
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  
於惠卿、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

與石謂亦  
有次序但  
云祖宗法  
不足守足  
大悖

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阻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卽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

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附麗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韓琦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蘇靈臺郎。尤瑛言：天久

王北議論高琦擇乃單考到庶是謂言貴道人獻

韓夫也

附麗

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黜隸英州唐荆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閱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宰相欲官  
子此出  
下策所謂  
無所不至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爲人慆悍陰刻無所  
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奏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故安  
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  
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  
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雋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雋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雋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雋不樂。五年，置城邏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

鄭俠因流  
民於此時  
鄭是術也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  
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  
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  
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  
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  
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  
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汲引之、至京白爲叅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  
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  
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郊禮薦安  
石爲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  
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  
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  
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  
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  
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  
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爲此

獄引寧意欲有誣、鐵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  
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  
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爲龍圖  
閣直學士、雱辭、治其文惠卿勸帝从其請、由是嫌隙愈著、  
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妻不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  
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鞠之、  
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  
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  
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  
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困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術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偽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雋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  
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  
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言其情、安石咎之  
雱憤後件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  
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  
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  
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  
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  
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  
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哲宗立加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先。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安石去租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

如此行徑  
奕物辭官  
河蓋謀  
相也

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荅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屋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

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西廡之小關安石語次忽舉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再爲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雱謀議、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諠忿于庭、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詣安石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園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劉晏。爲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童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敢言。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叅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伺穀熟還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  
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  
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  
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  
糶所及者不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  
賤歛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  
井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



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  
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  
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  
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  
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  
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  
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  
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

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  
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  
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貸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蕃  
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以三  
分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  
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  
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  
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  
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  
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  
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  
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  
錢、撥克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  
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  
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一皆  
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  
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  
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  
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上戶舊克役固有陪備而得忝伏今出錢比舊  
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克役今令出錢舊所差  
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  
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  
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  
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  
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  
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  
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  
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  
救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  
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塲河渡。  
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  
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  
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  
謀自己出。必欲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如  
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  
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台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出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役，光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僱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貴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旣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卽令一切



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  
詔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  
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  
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  
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  
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  
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  
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  
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  
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井之家輒取利帝

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卽兼并自不能爲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蓆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

更得不據  
民三字據  
論功免足

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  
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  
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  
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  
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湏理  
財若理財卽湏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  
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  
淺淡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  
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屢布  
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  
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  
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爲虐駭駭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  
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  
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更得不擾  
民三字  
難方先足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  
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廢興治  
乃創置上曰卽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  
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  
理財若理財卽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  
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  
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  
法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屨  
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旱故命韓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

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勝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乎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思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蓋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于廣南以償銅價既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卽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訴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  
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  
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  
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  
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  
方所瞻稍有罅隙卽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  
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  
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  
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  
防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虜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  
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  
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  
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  
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  
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  
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  
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  
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熾甚

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齋。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為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賈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塲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

仁宗卽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損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吳請臣朝廷亦厭兵。涵意撫納。歲賜緡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卽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詳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背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自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三道中書  
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  
但如明經墨義龔解童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  
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  
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  
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  
賜錢三千爲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  
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  
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  
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阿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放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通判泰州。放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將。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曰。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頒行之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繁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  
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  
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兼取之此乃復  
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  
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  
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真合何必置朋  
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  
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  
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戍以捍邊圉。時將帥之臣。天奉朝請。獲暴之民。收  
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  
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  
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  
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  
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  
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戍之法  
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  
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  
知有訓。厲而禁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何不去其  
重複即此  
已疎於理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克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處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克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會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成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成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  
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  
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旨罷  
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  
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  
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  
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  
卽蜀諸州。勸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  
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  
牧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  
舉茶塲。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  
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  
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  
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  
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  
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彊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濶。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劍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井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  
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  
非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  
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  
邊。卒隳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  
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  
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  
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  
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  
刻爲明，今農怨于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

亦是

職陛下不盡知也。天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  
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龐勇寡謀。保甲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  
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  
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  
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漢民必至  
漢道

服邊備日克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  
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  
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  
畫其地圖命天章閣侍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  
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  
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  
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唐  
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  
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王  
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卽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厯方畧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才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戾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

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遣。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葵代之。葵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過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



州而除彘名九年正月交趾圖邑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從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歿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禹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旣而禹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禹孰可代

憲禹言達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  
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達次長沙先遣  
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  
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  
甬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  
真李軋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  
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  
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  
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軋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  
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  
。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成罪。其責不輕。今  
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  
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安  
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  
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貧。  
命中使。其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  
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論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  
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  
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  
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  
貴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  
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  
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  
爲王陵少愆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  
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彊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檢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豈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

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亦是初心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戒警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宋臣餘慶  
官身盡下  
此言

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  
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  
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  
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  
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入帝之眷禮於光如  
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  
山書院多寫福建于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  
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海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先物二字  
不足盡之  
亦曰負載  
而已

狂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  
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  
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  
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會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  
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  
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  
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  
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  
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  
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自古小人  
得者未有  
不揣知上  
意等

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共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弊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旣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潁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不堪命矣。雍曰：介南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  
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奸得路羣陰彙進則  
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  
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  
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  
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  
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  
形迹自謙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  
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  
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

侯有虐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  
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踈盤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  
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誨所言皆天下國家  
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  
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瞋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  
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  
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  
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  
陰祝誨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恧死，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叅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既

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  
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  
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  
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  
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旣執政奏言中  
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  
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  
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  
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  
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叅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變色。是時富弼曾公亮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叅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成拚力不勝但終日  
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  
生老病歿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歿拚苦也鄭  
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  
安石秉政闢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  
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  
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  
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  
道門司稅院竝行倉法專擱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  
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枳、麥、麩爲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於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歡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

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安石遂力求去  
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上翳席逾寸  
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  
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  
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  
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  
之俠又上書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靈木偶  
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  
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  
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

宜直認亦  
以一去而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譖事安石，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惜故井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橐，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秩，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追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廳，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

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  
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  
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  
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  
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亦其初心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  
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  
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  
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  
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  
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如何？」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  
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  
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  
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  
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顛以堯舜三  
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  
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  
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  
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  
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誡

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  
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  
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  
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  
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  
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  
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  
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  
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莽堯。



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  
自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  
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  
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  
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  
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  
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  
氏肝心底劊子手

八編類纂